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目錄

柳冕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

柳冕

冕字敬叔集賢學士芳子貞元中官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觀察使卒贈工部尚書

青帥乞朝覲表

臣某言臣備位方面守鎮海隅顧無理平之績猥受增秩之榮而不自媿者顏之厚也竊感江漢朝宗之義鹿鳴君臣之燕頌聲之作王道之始也國家自兵興之後不遑議禮方岳未朝讌樂久缺臣限以一切之制例無朝集之期

目不覩朝廷之禮耳不聞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三年於茲矣犬馬齒衰益深戀主葵藿將暮空仰太陽古人云日雖不爲葵藿迴光然向之者誠也臣職在戎馬身辭日月願因朝謁一見漢儀亦臣之誠也傳曰朝以正班爵之義會以訓上下之則朝會者禮之本也臣安敢忘之故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唐虞制也五歲一見以考制度殷周制也三載上計以會課最兩漢制也其或不朝則以禮讓之故孟子曰諸侯之朝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黜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以六師移之然則諸侯朝會

尊王室也可以廢會不可以廢朝洎秦滅古制罷侯置郡漢立王侯並建守相聖唐稽古兼而用之故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至於京師十一月禮見會於尚書省其朝覲也應考績之事至元日也陳筐篚之貢集於朝堂唱其考第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穆穆濟濟靡然成風太宗之遺政也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者矣四方多故始有不朝者矣戎臣恃險未有悔過者矣臣忝閫外之寄竊憤不朝之臣故每忘寢與食思一入覲庶因微臣率先天下則君臣之義親而不疎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臣之

幸也常恐負薪之疾溘先朝露覲禮不展歿於下泉臣之憂也又臣四年以來頻乞骸骨聖恩哀憫許爲擇替無德而祿殃釁荐臻臣雖上恃天慈不殞瘴癘而下悲骨肉繼以死喪及聞諸將帥亡歿亦衆臣自悼何德以堪久長昔公子牟身在江海之上心馳魏闕之下則鄉國者人情不忘也闕廷者臣子之戀也朝覲者國家之大禮也是三者人之大願伏乞陛下憫臣丹懇許臣入朝再謁聖顏萬舞稱賀斯願畢矣無任懇款屏營之至

皇太子服紀議

準開元禮子爲母齊縗三年此王公以下服紀皇太子爲
皇后喪服國禮無聞昔晉武帝元皇后崩其時亦疑太子
所服杜元凱奏議曰古者天子三年之喪既葬除服魏氏
革命亦以既葬爲節故天子諸侯之禮當已具矣惡其害
己而削去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禮一篇戴勝之紀錯雜
其內亦難以取正皇太子配二尊與國爲體固宜卒哭而
除服於是山濤魏舒並同其議晉朝從之歷代遵行垂之
不朽臣謹按實錄文德皇后以貞觀十年九月崩十一月
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晉王治爲并州都督晉王即高宗在

藩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據其命官當已除之義也今請皇太子依魏晉故事爲大行皇后喪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終制庶存厭降之禮

請築别廟居獻懿二祖議

天子受命之君諸侯始封之祖皆爲太祖故雖天子必有尊也是以尊太祖焉故雖諸侯必有先也亦以尊太祖焉故太祖以下親盡而毁洎秦滅學漢不及禮不列昭穆不建迭毁晉既失之宋又因之於是有連五廟之制於是有虚太祖之位夫不列昭穆非所以示人有序也不建迭毁

非所以示人有殺也連五廟之制非所以示人有別也虛
太祖之位非所以示人有尊也此禮之所由廢也謹按禮
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祖祧也懿祖亦
祧也唐未受命猶士禮也是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
之不敢以太祖之位易之今而易之無乃亂先王之序乎
昔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
而毀之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親盡
而毀之唐有天下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之禮及其祭也
親盡而毀之則不可代太祖之位明矣又按周禮有先公

之祧有先王之祧先公之遷主藏乎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之遷主藏乎文王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獻祖以下之祧猶先公也太祖以下之祧猶先王也請築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之禮復古之道故漢之禮因於周也魏之禮因於漢也隋之禮因於魏也皆立三廟有二祧又立私廟四於南陽亦後漢制也爲人之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太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情與問禮之本者莫不通其變酌而行之故上致其崇則太

祖屬尊乎上矣下盡其殺則祧主親盡於下矣中處其中則王者主祧於中矣

請定公主母稱號狀

伏尋漢制諸王母稱王國太后晉宋以降則曰王國太妃國朝酌前代典故從晉宋之儀王母命為太妃著在程式謹按封爵及大唐六典王母為太妃高祖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為韓國太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貞後為越國太妃位號所崇存於簡冊其長公主之母歷代故事並無稱案六典內命婦有六儀位次三妃秩正三品公主母既因

女貴伏請降王母一等命爲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其品位同儀者取母儀之盛太者請因子而尊庶辨等威以宏敦睦

與權侍郎書

冕白昔仲弓問爲政子曰先有司有司之政在於舉士是以三代尚德尊其教化故其人賢西漢尚儒明其理亂故其人智後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故其人守名節魏晉尚姓美其氏族故其人矜伐隋氏尚吏道貴其官位故其人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其理此天所以待聖主正之何者進

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閤下豈不謂然乎自頃有司試明經奏請每經問義十道五道全寫疏五道全寫注其有明聖人之道盡六經之義而不能誦疏與注一切棄之恐清識之士無由而進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閤下因從容啟明主稍革其弊奏爲二等其有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者以爲第一等其有精於誦注者與精於誦疏者以爲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爲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

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之衆而人物珍瘁廉恥不興者亦在取士之道未盡其術也誠能革其弊尊其本舉君子之儒先於理行者俾之入仕卽清識君子也俾之立朝卽王公大人也一年得一二十人十年得一二百人三十年得五六百人卽海內人物不以盛乎昔唐虞之盛也十六族而已周之興也十亂而已漢之王也三傑而已太宗之聖也十八學士而已豈多乎哉

今海內人物喁然思理推而廣之以風天下卽天下之士靡然而至矣是則由於有司以化天下天下之士得無廉恥乎冕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昨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幷答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慚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

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以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之讀之飄飄然反有淩雲之志子

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枝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内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

不得行束修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乎繫王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眞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令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卽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卽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敎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維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敎化美敎化

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

晁再拜

答孟判官論宇文生評史官書

昨暮辱問兼示所寄宇文生書憂深思遠推仲尼之道見天地之心甚善來書之意遠者大者斯盡善矣其愚之所諭者輒備聞見以獻左右宇文生云仲尼因舊史修春秋所記不過二百四十二年今子長乃軼孔氏而修數千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託之說仲尼之所二子長之所一仲尼之所難子長之所易美則美矣愚以爲未盡昔大雅

喪然後頌聲寢王澤竭然後詩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孔子懼作春秋以一王法於是記言事以為褒貶盡聞見以為實辭舉凡例以為異同此夫子之所見也故書之所聞異同此夫子之所聞也故書之所傳聞異同此夫子之所傳聞也故書之非此三者夫子不書此聖人之志也非當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易過十二公之事聖人以為難明矣六經之作聖人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助治亂苟非大者君子不學苟非遠者君子不言學大則君子之德崇言遠則君子之業廣故仲尼歎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是敘書即起堯典稱樂則美韶武論詩即始周南修春秋則繩以文武之道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於幽厲桓莊逶迤陵頽斯不足徵也故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是以三千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不教尊而後道高師聖而後功倍者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又來書罪子長自序云夫子沒五百年而史記作非聖人而修聖人之名者

素王之纂臣也美則美矣愚以爲未盡昔周公制禮五百年而夫子修春秋夫子沒五百年而子長修史記遷雖不得聖人之道而繼聖人之志不得聖人之才而得聖人之旨自以爲命世而生亦信然也且遷之沒已千載矣遷之史未有繼之者謂之命世不亦宜乎噫遷承滅學之後修廢起滯以論天下之際以通古今之變而微遷敘事廣其所聞是軒轅之道幾滅矣推而廣之亦非罪也且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此遷之罪也不在於敘遠古示將來也足下豈不謂然乎夫聖人

之於春秋所以教人善惡也修經以志之書法以勸之立例以明之恐人之不至也恐人之不學也苟不以其道示人則聖人不復修春秋矣不以其法教人則後世不復師聖人矣故夫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捨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以遷之雄才奮史筆不虛美不隱惡守凡例而書之則與左氏並驅爭先矣苟知聖人之法則知春秋之可興知春秋之可興則君子乎哉守文生近之矣昔者仲尼門人得其門者然後見宗廟之美升其堂

者然後見雅頌之聲入其室者然後見道德之奧雖道有汚隆性有深淺然當其所得莫不有聖人之道故言而爲經動而爲教者學也不學而至者無焉故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大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廣也不游聖人之門不知道德之富也今大雅既隱賢人隨之苟非君子孰能知道宇文生居於今之世行於古之道君子以爲難前志之所遺此子之所得君子以爲難爲僕謝之夫言大道者不可以小說應黃鐘者不可以末音師聖人者不可以無法三者知之斯爲難文之爲難斯又難之僕智不足而彊言

之頓首

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頓首別後九年年已老大平生好文老亦興盡日爲外事所撓有筆語兩大卷或不得已而爲之或有爲而爲之旣爲頗近教化謹錄呈上望覽訖一笑夫文生於情情生於哀樂哀樂生於治亂故君子感哀樂而爲文章以知治亂之本屈宋以降則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則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則感物色而亡興致教化興亡則君子之風盡故淫麗形似之文皆亡國哀思之音也自夫子

至梁陳三變以至衰弱嗟乎關雎興而周道盛王澤竭而詩不作作則王道興矣天其或者肇往時之亂爲聖唐之治興三代之文者乎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况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敎在吾子復而行者鼓而生之晃頓首

與徐給事論文書

文章本於敎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敎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豔務

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

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爲齒髮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於仁義是殆於學也忘情於骨肉是殆於恩也忘情於朋友是殆於義也此聖人盡知於斯立敎於斯今之儒者苟持異論以爲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明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爲過

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爲亂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爲薄矣此三者發於情而爲禮由於禮而爲教故夫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於情盡於禮至矣昔顔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喪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晃者雖不得與君子同道實與君子同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别況在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況十年乎前所寄拙文不爲文以言之蓋有謂而爲之者堯舜殁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

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儒學而爲道言而爲經行而爲教聲而爲律和而爲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爲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兼之者斯爲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於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茍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未由也已丈人儒之君子曲埀見褒反以自愧冕再拜

答徐州張尚書論文武書

辱前月十二日書問文章之道將帥之事朋友之義有君子之道三甚善甚善夫文章者本於教化發於情性本於教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殁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教分爲二不足者彊而爲文則不

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爲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教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教化埽地盡矣噫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教君子亦恥之老夫從君子久矣雖欲學之未能文之不足以當君子之褎然詠乎堯舜之道舞乎沂泗之風庶乎與同也將師三軍之師萬人之命子實爲之矣今國家之患患在師

老足下之患患在勢分且天下大勢也善爲將者乘天下之勢苟變化在人則用之如神彼勢合者驅而盟之使其擾從桓文是也勢分者力以傾之使其削弱申商是也則遇非常之時不可以尋常之事邀萬代之勳明矣今足下據億丈之城仗大順之衆有桓文之志苟不修其軍政合其大勢制其死命則不足以輟東顧之憂故老夫前書開陳古義以激壯心而猥辱遠示以爲聽道路之說甚不然也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子爲大將實制東夏爲不義而彊力不能制者春秋亦恥之

國不富而昌兵不教而强敵不謀而亡是管仲無功於齊商君無能於秦子房無謀於漢矣蓋求天下之智盡天下之才成天下之務此將帥之本也較短長定曲直乃匹夫之為爾古者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相成者僕雖老矣辱君子之游同君子之道見君子之榮三十年矣子之善猶僕之善也得不相成乎且百年之壽人誰及之歲月有窮天地有終惟立德立言立功斯爲不朽彼聖賢救世死而後已氣有所感也故天下有樂賢人樂之天下有憂賢人憂之樂毅所以徇弱燕之急復强齊之讎韓信

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之感意氣所感天地相合況於人乎天方授子子實爲將得不憂之乎噫德與言僕無望矣立功立事在吾子爲之璧可求也時不可再也是以古人惜時之過巳昔者仲尼以大聖之德不免爲旅人之身斯無時也賈生以希世之才而無佐命之勲斯無位也今足下遇非常之主統桓文之師時與位泰矣茍功成於身則義動天下使天下之人受其賜不亦休哉旣書慨然心馳旗鼓之下某頓首

答楊中丞論文書

來書論文盡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教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人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豔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豔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

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教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夫君子學文所以行道足下兄弟今之才子官雖不薄道則未行亦有才者之病君子患不知之既知之則病不能無病故無病則氣生氣生則才勇才勇則文壯文壯然後可以鼓天下之動此養才之道也在足下他日行之如老夫之文不近於道老夫之氣已至於衰老夫之心不復能勇三者無矣

又安得見古人之文論君子之道近先王之教斯不能必矣晁白

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專使至辱書并歸拙文如見君子所褒過當無德以當之幸甚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𢈔聖人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教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

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逮德下衰其文漸替惜乎王公大人之言而溺於淫麗怪誕之說非文之罪也爲文者之過也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眞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生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義之不興敎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

力不足者彊而為文則蹙彊而為氣則竭彊而成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遠之便已道則中廢又君子所恥也則不足見君子之道與君子之心心有所感文不可已理有至精詞不可逮則不足當君子之褒敬叔頓首

再答張僕射書

辱還答知朝廷之事事無大小難易一切言之言之輒從從乃中變故吾子言有進退之心誤矣夫言之不入諫而怒之國之患也言之輒從從而中變是可諫也又何患乎故下之說上患其志不固不患無時謀合於天卽天為之

時謀合於人即人爲之時天且不違況於人乎伊尹負鼎俎五說於湯其道乃行天爲之時也商鞅以彊國三說孝公其功乃立人爲之時也譬如爲山累土過於九仞然後功就苟待天時功不成矣愚公者志欲移山必能移山故天地之心與人不遠人能感天在於心耳昔犬戎滅周申甫復之無知亂齊管仲霸之晉室中絕王導興之太平千紀姚宋拯之彼謀之如神即用之如神故賢人君子匡救時運有其才必有其志有其言必有其事事至而退君子不爲令一言未行其志乃衰是無志也故君子白刃可蹈

也鼎鑊可赴也其志不可奪也今有其位有其時一不動再言之再不動三四言之即天地可動況於人乎天地氣合即君臣氣合又何患乎晃白

王叔邕

叔邕德宗朝東川觀察使

彈崔位狀

得遂州刺史韋昉狀別駕崔位緣自憲官除此郡佐心懷怨望意不徇公潛搆軍人欲爲背叛雖姦謀未成今惡跡已彰伏請聞奏者臣伏以崔位官居別乘恩弊不輕而乃

長惡不悛肆其姦慝州牧舉覺事跡昭然伏望特誡羣僚

庶彰明典

潘孟陽

孟陽禮部侍郎炎子登博學宏詞科元和初爲大理卿終

左散騎常侍贈兵部尚書謚曰康

天道運行成歲賦 以題爲韻

本清陽而左旋浩浩其天播二氣而仁均亭育分四序而

德溥陶甄不見爲元乃悠也久也不言而化遂行焉生焉

萬物得以資始五材稟以功全美利有常則寒暑之候節

著明莫大則日月之象懸仰居諸之罔息知變化之不僭昏明不差於晝夜次舍互循於軌躔大無不包可定於握規投矩遠無不至可則於持衡執權於是律中夾鐘辰次太皞羽毛振於萬族勾萌達於百草布交泰於發生降氤氳於元造俾其動植之庶彙罔不和同於至道若乃景丁統日祝融撫運扇風氣而何物不溫在朽木而何榮不奮盛既極明時即遷行當蓐收之整轡乃夷則之司聲消埃鬱於九野降肅殺於八紘候可藏冰隸人歡瞻於北陸時將納稼農人乃望於西成蓋藏冰之節斯近嚴凝之氣方

盈命之暢月是曰元英夫寒暑順序則陰陽不爭稽諸天道雖謂之通正感於帝德實彰乎太平至矣哉聖人體元於是乎立制大儀斡運於是乎成歲惟王者之則哲諒公士之贊睿在陽和之陶蒸庶不遺於淹滯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八目錄

顧況一

顧況一

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進士以校書郎徵遷著作郎貶饒州司户參軍

高祖受命造唐賦并序

隋文帝滅陳蕩定海内煬昏多罪墜失先業身滅國替幼恭以神人非聖莫可乃命太保蕭造奉皇帝璽綬歸我高祖高祖固讓謳歌獄訟已歸唐矣而薛舉王充竇建德等陳勝倡禍爲漢祚階夫鹿臺之積非無財也閻左之戍非

無卒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非有土也隋地徧天下二帝之業一朝埽盡可不謂大悲乎吳公子札古之達天命者其歌唐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氣蒸芒碭龍躍太原天命也昔司馬相如賦子虛諸侯之事非天子之事漢武聞之猶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班固張衡左太冲所賦兩京三都各務誇大而王者受命則闕而不書蓋賦者古詩之流古者採詩言之無罪令王澤不竭斯文未喪翰墨閒作其誰曰不然先王建國始以文經上行下效終以武定强本弱枝四方翕然無凶人矣故明

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應天順人武王所以克商也書云帝堯聰明文思帝舜濬哲文明斷自唐虞洎乎周漢帝王美稱以文為首我唐文德宜在三代之上微臣賦頌恥居數子之下初論隋氏顛覆次論皇家開統末論告厥成功篇於上帝鋪乎下土播乎無窮固非常才淺慮之所能及意者實以祖宗光靈引耀鼓動之所致也其辭曰

在桓靈之道曀兮本小而末大下陵而上替君臣相失南北歷帝天醜隋而命唐纂周漢之鴻裔大哉文王王季其父武王其子父作子述叶天命以應期煬為不道庶官攜

貳魚爛土崩荒沈所致雖曰匹夫之勇有盜中原之意凶貫既盈果不保於神器江都之禍酷甚望夷之事亡國之君雖緜古而必類王者父天母地非所以苟其身而貪厥位豈有男女疾痛而父母不爲之歔欷乎此眞主所以乘時而建義也曾不一戰而得行其志湯武應天也其實誓師高祖受禪也其實揖讓猶感思以慟哭乃立代而尊煬仗順而升藎前經之所曠承土德以播業兮與炎靈而更王維李其根降居眞源洎武昭之隴胄揚太祖之周勳典則明融是將貽乎子孫高皇生而豁達大度徇齊弱而能

言神光佳氣兮爛以氤氳兆白雀兮戴紫雲隱隱曈曈兮
始乎太原君子得時有如追奔岷峨導江兮河出崑崙雷
砰電掣浩浩渾渾厥波雖雄爲海所吞乾健而坤順兮利
配乾而法坤有何姦豪恃險偷存乃建皇極鍾乎歷數革
舊鼎新兮式閭封墓百神以咸秩兮包五嶽而作固過蒲
津而川后增流兮次霍邑而山靈告路彼上殄下黷兮我
寬刑以薄賦陋茅屋兮土階遵朱干與大輅乃有嚴更之
署環衛鈎陳文昌武庫玉冊韜府兮內八景之眞文金盤
粲霞兮承九天之清露元聖有作恢法度也厥祖草昧諸

夏宗臣蠻夷酋長從德如歸若王固讓而天下可違乎有社稷焉不可闕祀有烝人焉不可無主是以木曰威仰火曰熛怒辰戌丑未王我唐土天實若曰四海横波虔劉札瘥若王盤桓奈天下何義寧二年五月甲子高祖即位木宫曰甲水宫曰子干支相生成字爲李雖子卯不舉而以是爲戒此臣子所以服泰階也神祇叶從龜筮攸同乃更正朔以刀文爲開通告於上下子昧乃德嘉乃丕績若將殞於厥躬草艾渠魁兮罔駕英雄拔萬姓於湯火兮散三光於昊穹此皇王所以職教化也非天不應非聖不作造

我鉅唐在夏之興弼成九服經啟九道荒厥迹之茫茫在周之興西至流沙東至樂浪重九譯乎越裳在漢之盛大夏身毒月支夜郎辰韓之國畫革傍行未若我唐歌其聲舞其容十有二部鏡立乎中央唐既有土德樂亦有臣妾易曰殷薦上帝又曰行地無疆提封所經聲教所被窮天下之琛怪截海外之梯航逾蟠桃而跨弱水今蓋四十萬里鳥飛驥騄兮鱗萃乎艅艎不以三代爲境土七雄爲富彊乎何則漢高提劒學校興於文景周武載戈頌聲作於成康卜代三十延祚四百亦謂之享國久長與夫青牛紺

纏白馬朱鬃報千祀於元君兮呼萬年於太行林邑貢能言之鳥大宛奉汗血之馬孰與四白鹿四白狼乎擒建德於武庫兮格魏公於敖倉耕有三十年之蓄以備凶荒戰有百萬衆之師以讋戎羌胡驕則馬銜塞草寇虐則龍決天潢又孰與周漢之廣建康莊在歲九天之下九地之上兮合二九爲一方凝碧樹於洞房送白雲於帝鄉舞破陣於清廟兮準文始於西廂迎氣於東郊兮養老於上庠禘祫之禮秬鬯圭瓚兮辟雍明堂襲蛟鑪之馥馥疊疊鼓之鏜鏜羽林孤兒青矜胄子森琳瑯以鏘鏘河山巨防百二

盤岡渭水貫都兮來天漢之湯湯泥龍宮而捎鬼國延苑
囿而峻墉隍騙馳騊駼犀象乘黄附翼之馬骨騰肉飛滅
沒陸梁鷩出女牀鵷鶵白鸍孔翠翺翔縮沙磧與江湘休
徵四塞兮花蕚連芳大容揮絃兮子晉吹簧飛廉馳道兮
河鼓服箱雍門韓娥流徵叩商徹歌鐘於未央校羽獵於
長楊升平既久兵設不防虜自燕垂陷乎洛陽雲雷遘難
金火耀芒上帝之哀下人兮生魂魄而起膏肓肅宗龍飛
日出鳳翔兮肆誅犬羊代宗赫怒兮草被嚴霜復九廟之
郊禋三辰忽乎煜煌扶已撓之厚棟維既絕之頹綱然一

胡作亂四海奔亡父習乎勇毋抱其子乘城看戰電埽八荒天下大定朝廷無事帝端拱於穆清呀溟渤以爲池兮拓宇宙以爲城務子來之經營乃有棟宇之盛碔砆磩砇刻桷雕楹甲乙於方中兮勢夭矯而上征東西兩京岳立雲峙宮室相望八百餘里雖千數萬名猶未盡也翼翼峨峨重關四塞抵昆明而瞰太液象蓬壺之廣大踐太華而節終南抱周秦之襟帶於是偃師偶人郢匠巧墁之輩工發藻繪情生眄睞式瞻魄駭爰處體怵乃有輿服之飾縷轂錯衡霓旌羽蓋紋幰繡戶窗玲瓏以相對明月夜光煥

合影乎其內青琴素女閒木難之首飾響結綠之腰佩嗟
神人之叶和感雨露之霶霈職貢隘入舟車溢載馮夷陽
侯既降於英靈木魅山鬼不勞乎祈賽於時太府太倉粟
腐緡敗荔枝橘柚魚鹽惟錯之蓊隘幽明黜陟輕重約法
之殿最垂二百年天下九百餘萬户六千三百萬口徭輕
斂寡國富家肥砢硪巀岌硠硠磕磕兮沸渭駁沓訇訇曦
曦兮亘地磐天來朝會兮天子於是乎班瑞等威卑其君
長降爲牧守宸衿恢張以天地之無外一萬二千年爲一
紀三萬六千年爲一代古者登泰山七十二君兩漢踵武

亭亭云云八百餘年寂寥無聞我唐傳祚以來革隋一封岱二克復三除凶四五將發三門備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勾測影於北至建相風於南寺太微太一金版玉笥逮夫淹中闕里之類蓋三十萬卷傾古今之文字振古以來未之有也其事始於武德成於貞觀興乎開元天寶之間唐虞夏殷之世不足多也然則天子四海爲家六合爲都方明參乘昌寓爲御三代考績五載一巡狩觀萬國之有無禹會會稽舜遊蒼梧曰徯予后后來其蘇天子於是命有司興農圃廢土木放女謁斥讒夫臣拜手稽首載陳厥謨

康哉良哉恥其君不及唐虞

茶賦

稽天地之不平兮蘭何為兮早秀菊何為兮遲榮皇天既孕此靈物兮厚地復糅之而萌惜下國之偏多嗟上林之不生至如羅玳筵展瑤席凝藻思開靈液賜名臣留上客谷鶯囀宮女嚬汎濃華漱芳津出恒品先眾珍君門九重聖壽萬春此茶上達於天子也滋飯蔬之精素攻肉食之羶膩發當暑之清吟滌通宵之昏寐杏樹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來飛錫雲中至此茶下被於幽

人也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可憐翠凋陰中有碧泉流舒鐵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甌輕煙細沫靄然浮爽氣淡煙風雨秋夢裏還錢懷中贈橘雖神祕而焉求

莽墟賦

大歷迷者至莽然之墟也前山極高猶在其下聚首峨峨去天無多中有靈草洞泉澆沙倒壁掛松靈蔣接波乳竇滴瀝芝房駢羅野火不鑽枯木夏摩陰岑膠加流響滅華陽岡谿寥上景澄霞何意萬里之荒谷今有此數百家此家何代圖記不載爲當去殷爲當避秦商山老人不爲漢

臣豈知人情之險鄙征稅之愁辛迷叟歸到家持辭不可陳兒征防丁女事東漚神龍吟兮鳳舞莽墟之所超逍遙以容與

上高祖受命造唐賦表

臣況言臣聞上古滅跡以恢至道其次立名以扶大化臣山谷之人頃爲韓滉參謀滉性嫉惡臣性孤直滉先朝露臣復故山陛下拔臣臣況口噤汗出不敢論天下事然自開元天寶以來耳目所接精經茂德畧有百人不霑一命非不欲出無益所以不出豈大國無人而黨與之徒未詳

菽麥縣居清貴此由權臣上負明主下負蒼生中遏賢路
耳是非邪正勢不兩立唐有天下賦斂甚薄刑罰甚寬神
人保和鳥獸咸若然而時有反側逋逃之誅得無因乎惟
天啟聖無有一物不得其所書曰遠人不服來以文德德
猶土也廣厚載物文猶火也光明麗天尅金之象生土之
義蓋聞朝出羣龍多士如海出夜光明月所以別好惡而
扇華夷未有影不從表聲不從聽聖德惟新頌聲不作臣
下之闕也謹進高祖受命造唐賦一篇論皇家大慶歷祚
延久悅若光靈促臣上獻伏惟陛下赫赫巍巍與天同功

鳳凰巢於阿閣麒麟乳於郊藪臣之願也無任冰谷之怖謹奉表以聞臣況誠惶頓首頓首謹言

太尉晉國公韓滉謚議代太常博士李谿暢當作

議曰韓滉天然風操自建名實馭下威重允凝績用頃天下兵興務給財食月計億費王府一空中歲滉領小司徒實專出納平準齒革之材貿遷虞衡之賦邸無斂貨市均靡物加以嗇用殆復充盈洎擁旄吳楚封畧數千里威名大烈望而斯畏嚴令山鎮不可輕沮諭意維揚則張瑗之謀戢矣飛書斬將則沈清之亂平矣采衞邦伯文武陪寮

怙勢之徒負阻之族莫不軋軋如也且天寶以來江左無事物產資贍文法浸寬貪夫徇財小人趨利求茲官者十恒八九滉梶能制動絲克理夢過之所至刑必糾之非簡能之不知方矯時而為理興元初姦宄偷變震驚我師滉首獻方物并貢漢中慶賜遂行邦用由濟貞元初歲不有秋秦將歛食上憂乏用人心大搖滉發廩救災不俟終日萬鍾繼至三輔斯給昔蕭何轉漕關中寇恂資用河內皆以勤王幹蠱推功第一若敵而言則滉之功非細也爰命作相咨以財計用統邦賦漢粟誠多超古之才高謝主臣

而已會登用日淺其道未光然累行疇庸可得而擬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安君不念已危曰忠滉安國荒饉濟君艱難屬時多虞立權修賦危已從怨忘家在公得非忠乎謚法曰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滉剛而得位師克以貞令出惟行刑其必犯得非肅乎臣聞舉善不必求備易名是其大者昔謝炎定謚特以忠肅襃榮何曾議謚詔以忠肅追美稽滉勲勞無忝前烈伏請謚曰忠肅謹議

禮部員外郎陶氏集序

樂殷上帝上帝臨下俾夫文星驚動民心二南六義在乎

章句安樂哀思在乎音響君子入其國觀其樂知其敎制氏徒備乎鏗鏘此立言之大傳稱不朽易曰尚詞唐詞臣姓陶氏諱翰冀方思深之裔前漢青後漢謙東晉侃至靖節貞白二先生生人表秀閒朝育才方守省署慶鍾於君開元十八年進士上第天寶文明載登宏詞拔萃兩科累陟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喉舌密勿壇場破的無發不中行在六經志在五言尤精賦序朝出暮徧殷如奮鐸聲塞海隅化諸溺音蔚公之容風山籟靜然華實光於苑圃碁毋著作潛王龍標昌齡則其勍敵登公之門李膺之門也

鮑馬二京兆中書謝舍人良弼良輔侍御史李封殿中劉全誠名自公出名著公器神人所怪寧貴不名詳矣大抵文體十年一更有體病而才贍有言紆而事直有文勝而理乖雅豔殊致雲和之源杳以無窮折爲萬派嗣子問儒爲法官捧先人之集霜露之疾將懇於吾纂毋通問之世友撫事編次咨於彝訓稽於故實是有冠篇之述乎哉

信州刺史劉府君集序

上天文明以配我朝光照四海麗於百穀主文之臣如太皞之於勾芒先甲之士也公姓劉氏名太眞天寶中與兄

太冲登秀才之科蘭陵蕭茂挺目以孔門游夏官踐御史左史尚書紫微郎祕書監工刑部二侍郎時謂得人翕然慕義恐在其後君既聳善心親人色與人行加人言勝人在位者見君之如此物惡其上自然不容君既施政春煦物雨濡物風動物惠歸物在位者又聞君之如此主恩人望斯未之替竟免其官亮彼褊人不徵細故必獲他咎竊名之黨自此而堅然則於是清譽不奮哮嘵有聲或以其言黷朝典賊子西嚮泣拜曰不然日月有蝕五星有孛故能成天之紀唐堯之時亦有讒豎故能成堯之大夫國有

蠹如樹之有蝎不敢筏焉役文之士懼禍之不暇朝夕虞惕苟無深泚不敢言瑕春秋暮矣溫溫生疾竟終餘水之上君門深而不得覲舊山邇而不得歸明主方覺而君已沒有文集三十卷遊名山而窺洞壑者畧舉奇峯紀勝境至於鬼怪不可紀焉臨終賦詩意不忘本凡古人所詠山水遊仙田家之什脫屣羅走思以自適其可得乎奄忽之辰以況從表兄弟平生相愛手運遺札心存顧託冢子諷構厥德不忘前好得而敘之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爲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夐條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遊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爲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託孤之舊予郁襲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余冠

監察御史儲公集序

聖人賢人皆鍾運而生述聖賢之意亦鍾運盛衰矣開元十四年嚴黄門知考功以魯國儲公進士高第與崔國輔員外綦毋潛著作同時其明年擢第常建少府王龍標昌齡此數人皆當時之秀而侍御聲價隱隱轔轢諸子其文篇賦論凡七十卷雖無雲雷之會意氣相感而扶危拯病綽有賢達之風拔身虜庭竟陷危邦士生不融可以言命然窺其鴻黄㝠窕之學金石管磬之聲如登瑶臺而進玉府靈扃邃宇景物寥映緑流翠草佳木好鳥不足稱珍嗣

息曰溶亦鳳毛駿骨恐墜先志泝洄千里泣拜告余曰我先人與王右丞伯仲之歡也相國縉雲嘗以序冠編次會縉雲之謫亡焉後輩據文之士風流不接故小子獲忝操觚伏恐魂遊無方嗤責造次茫茫古道不見來者豈以龍戰害乎鹿鳴齊竽競吹燕石爭寶嗚呼薄遊之士未躋一峯已伐其峻登閬風者乃知其迤邐昏明掩豁將盡復通之者其若是乎

戴氏廣異記序

予欲觀天人之際察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

不測其有干元氣汩五行聖人所以示怪力亂神禮樂行政著明聖道以糾之故許氏之說天文垂象蓋以示人也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語此大破格言非觀象設教之本也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檮杌爲黃能彭生爲大豕萇宏爲碧舒女爲泉牛哀爲虎黃母爲黿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武都女子化爲男成都男子化爲女周娥殉墓十載却活嬴諜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魂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窈窕莫可紀極古者青烏之相冢墓白澤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

語怪音聞會壁形鏤夏鼎玉諜石記五圖九籥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瀇之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素之旌異其中神奧陶君之眞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辭標淮海裴松之盛宏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公梁四公傳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愼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

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郡戴君孚幽賾最深安道之允若思之後邈爲晉僕射逵爲吳隱士世濟文雅不隕其名至德初天下肇亂況始與同登一科君自校書終饒州錄事參軍時年五十七有文集二十卷此書二十卷用紙一千幅蓋十餘萬言雖景命不融而鏗鏘之韻固可以輔於神明矣二子銊琟陳其先志泣諸父友況得而敘之